

學術論文

印度的中國移民：1962年邊界戰爭之 影響與認同問題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India: The Impact of 1962 and a Search for Identity

Severin Kuok

尼赫魯大學國際研究學院博士生

Doctoral Student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本文從社會和文化的面向來探討印度中國社群的生活及其如何處理認同的議題。歷史證據顯示，印度和中國兩國在文明上的接觸已經超過兩千年，商人和僧侶已經住在彼此的國家數十年，甚至是以此為家。然而，那些囿於經濟和政治因素而從中國遷往印度的移民們則可追溯到十八世紀，這些移民在後來的兩百年中漸漸將印度視為自己的家鄉。本文的目的在於探索這個由中國移民組成的少數社群如何受到 1962 年中印邊界戰爭的影響，著重於兩國間的政治衝突如何對社會生活造成影響。作者呼籲重視印度中國移民社群數量的減少，並主張調查中國印度人的認同、生活現況、社會地位和未來期許有其急迫性，這不僅為了社會和文化研究，同時也是因為海外移民對決策的影響，尤其是海外移民在發展策略、減貧和經濟成長上的重要性已逐漸受到重視。許多印度人並不知道華人已經在印度

這片土地上居住超過兩個世紀，其中一些華裔印度人分佈在加爾各答，還有像安巴拉(Ambala)、德拉敦(Dehradun)、艾哈邁達巴德(Ahmedabad)、泰米爾納德(Nagapattinam)等地區。印度國內缺乏這些移民的資訊可能起因於這個社群的規模太小，使其在印度社會缺乏能見度。本文試圖揭開這些在外貌上雖然有所差異但本質上卻已經融入印度環境的微小移民社群的歷史和現況。

This paper provides sociological and cultural inputs regarding the liv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India and their handling the issue of identity. There are historical evidences to state that India and China had civilizational contacts for over two millennia, and that the traders and scholar monks lived in the host country for several decades or even making it their home. However, migrations from China to India due to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asons can be traced to the late 18th century with steady stream of Chinese migrants making India their home in the subsequent 200 years. The paper aims at looking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India with the main focus being on the effects of the 1962 War on the lives of the members of this small community. It attempts at highlighting how political conflict between the country of ethnic origin and host has impacted on their social lives. It draws attention towards the dwindling number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India, and argues tha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investigate the issues of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dians, present conditions, social status and future expectations not only for the sake of sociological and cultural study but also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how diasporas can impact on policy decisions given the growing belief in the importance of the role of diaspora i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關鍵字：中國移民、1962年中印戰爭、同化、邊緣化

Keywords : Chinese Diaspora, 1962 Sino Indian War, Assimilation, Marginalization

壹、早期移民

近期，「移民」(Diaspora)的概念激起了世界各地的學術界和學者們的想像力。「移民」一詞是從希臘字 *διασπορά* (*diaspeirō*) 衍生出來的，意指擁有共同起源但卻「散佈」或「分散」的一群人，也經常用來指涉人類在政治和經濟的壓力下從原籍地遷徙到另一個地方。網路版的韋氏詞典將「移民」定義為「運動，遷移或人類遠離已建立的或祖先的家園」或「基於不同的原因而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人們」，或「定居在遠離祖先家園的人們」。牛津大學的史蒂芬 (Steven Vertovec) 宣稱「移民」這個詞在當代經常被用來描述任何被認為「去領土的」(*deterritorialised*) 或「跨國的」人民——也就是這群人的起源不同於它們目前的所在地，其所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網絡都已經超越了國家的邊界，或者實際上已遍佈全球。¹ 這些人被灌輸的情感已經在本質上脫離家園或者被取代；灌輸他們一個最終能回到母國的希望。實際上這些人已經紮根在他們的新棲息地，吸收當地的文化、語言和傳統，並盡可能的消化，但人們無法忽略這些根深蒂固的鄉愁仍然存在，使其嘗試與自己的根本重新連結並且無意識地抗拒可能喪失原始認同的可能性。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從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出現了大規模的遷徙，自願或非自願的情況成為重要的因素。最初的移民運動，主要是受到歐洲列強的殖民地經濟政策所控制和引導。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從非洲買來的奴隸滿足了歐洲人在新大陸的各種種植和採礦工廠所需要的勞工。十八世紀後期奴隸貿易終止後，這個勞動力供給就戛然而止。但這個真空很快的由來自印度和中國的契約勞工補上，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在當時都受到歐洲大國的控制。

¹ Steven Vertovec, "Diaspora," <http://www.transcomm.ox.ac.uk>



由於政治和社會經濟因素導致自願性的遷徙運動持續到了殖民時期結束。在 19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後殖民世界，人民在世界各地遷徙的狀況再度復甦。導致這種現象出現的因素有很多，例如：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的改變、部分已開發國家移民政策的改變、全球經濟軌道的變化帶來更多的國際分工，最後是通訊和交通技術的改革。²

印度和中國之間的歷史聯繫源自古代，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超越了文化的交流，持續存在於這兩個古老文明之間已經有幾百年，特別是佛教在印度的誕生及其後來向中國的流傳。旅行者和僧侶經歷了喜馬拉雅山的艱難旅程，才抵達他們的目的地。³歷史證據證明這些僧侶和學者住在彼此的國家達數十年，有時候，這些原本只是暫借的居所已變成永久的家園。

十九世紀中葉開始，中國社會內部的經濟不穩定和政治脆弱，像是長期的外敵入侵，如鴉片戰爭（1839-1842 年和 1856-1860 年）、中日戰爭（1894-1895 年）和國內的叛亂，如太平天國之亂（1850-1864 年）、義和

² Laurence Ma,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p.2-3.

³ H.P. Ray, "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Voyages into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nd their Raison D'être," in Shuying Wang and B.R. Deepak eds., *India-China Relations: Civilizational Perspective* (New Delhi: Manak Publications, 2012).

團的造反（1900 年）等等因素，導致大批中國移民潮的湧現。大量的中國非技術勞工前往美國和澳大利亞從事黃金開採和鐵路建設。儘管有相當規模的中國勞工往西方遷徙，但遷往印度的數量也相當可觀。印度的首批中國移民在 18 世紀後期主要落腳在加爾各答（早期稱為 Calcutta）。⁴由此推測，鴉片的誘惑對許多中國吸毒者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因此印度成為許多中國移民的選擇。⁵

據當地傳說和英國檔案記載，第一位印度中國移民是楊達豪（Yang Dachau 或 Yong Atchew，他在印度的中國社群中廣為人知）。有時他也被稱為水手，有時則是茶業貿易商。據英國記載，1778 年，楊達豪因為曾贈送茶葉給當時統治印度的英國總督—沃倫·赫斯廷斯（Warren Hastings）而得到大量加爾各答的土地。楊達豪在這片土地上設立了糖廠並帶來約 100 個中國人為他工作。後來這些人定居在這個區域，成為中國人的第一個定居地，後來以他來命名，稱為「阿齊普爾」（Atchipur）位於加爾各答 33 公里靠近布德蓋布德蓋（Budge Budge）。⁶據警方的人口普查，1837 年時加爾各答約有 362 個中國人。

在印度執政的英國當局發現這些中國工人比本地人在工作上更加純熟、勤奮和專業。於是很快的，這個小社群就在加爾各答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下出名。中國人也發現英國人是良好的行政人員和可靠的雇主。⁷木工和皮革製造業很快成為他們的首選職業；木工，因為大多數來自廣東的移民都是熟練的木匠，因此英國人樂於在建築和造船項目雇用他們；皮革，由於皮革工作在印度的高種性階級制度中不被視為一種可敬的職業，而被移

⁴ 張秀明，〈被邊緣化的群體：印度華僑華人社會的變遷〉，《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 4 期（2008 年），頁 7。

⁵ Julia Lovell, "Opium War Memories in China and India: A Study in Contrasts," <http://www.thechinabeat.org>

⁶ 布德蓋布德蓋是一個位於西孟加拉省，靠近加爾各答的城鎮。

⁷ Jennifer Liang, "Migration Patterns and Occupational Specializations of Kolkata Chinese: An Insider's History," *China Report*, Vol.43, No.4 (2007), p.398.

交給低種姓如 *mochis* 和 *chamars*。但因皮革及其成品在被殖民時期的印度有著高度需求，中國人很快就抓住了這個當地人避之唯恐不及、利潤卻相當豐厚的職業。此外，加爾各答外也有一些中國人定居在孟買的記錄，規模幾乎與加爾各答（加爾各答 574 人、孟買 531 人）相當。

貳、人口組成

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大部分來自中國的移民都是單身、男性、文盲或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民和體力勞動者，在歷史上被稱為苦力。從十八世紀後期，印度發現更多中國移民在印度建立起經濟基礎。就加爾各答地區而言，印度社會的中國移民從 1837 年的幾百人逐漸膨脹到 1850 年的 847 人。然而，這些新移民大多是貿易商、商人或工匠，不同於過去多是不具專業技巧的工人。除了上述這些團體，二十世紀上半葉還有大量中國遠征軍的水手和士兵到加爾各答參訪和定居。中國人在印度的總人數從本世紀初的 8,000 人膨脹到 1946 年 20,000 人，記錄聲稱在 1941 年十人數最高曾達到 27,000 人。

表一：印度的中國移民人口

時間	人數	備註
1837	362	加爾各答
1850	847	加爾各答
20 世紀初期	8,000	包括西藏的海外中國人
1931	8,300	
1936	14,000	
1941	27,000	包括維吾爾族的海外中國人
1946	20,000	
1951	23,500	包括超過 1,000 個維吾爾族的海外中國人和其他小規模的社群
1956	42,500	包括 20,000 個西藏的海外中國人
1959	58,500	包括 13,000 個西藏的海外中國人
1962	36,000	包括 20,000 個西藏的海外中國人

資料來源：張秀明，〈被邊緣化的群體：印度華僑華人社會的變遷〉，《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 4 期（2008 年），頁 8。

1940 和 1950 年後中國定居在印度的移民人口達到了頂峰，將近 60,000 人，但 1962 年以後，人數急遽下降。1962 年的邊界戰爭是中印關係的轉捩點，明確的反應在印度當地中國人的生活。反中情緒的強力浪潮席捲全國，所有的中國移民都被邊緣化和排斥。大批的中國人從全國各地被圍捕並送往拉賈斯坦邦關押在德奧利的監獄。戰爭結束後，數千名印度中國人被強制遣返中國。許多家庭因為被拆散而破碎。

參、區域組成、性別比例與職業特色

大多數中國移民來自廣東省及鄰近地區。其中幾乎有一半是來自廣東省的梅縣。此外，還有大量的移民來自南中國地區的福建省、湖北省、山東省、江蘇省、雲南省及上海。在最初幾年裡，在印度的中國人以男性為主，幾乎沒有女性的存在。從二十世紀初，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帶著自己的妻子回到印度，所以性別比例提高到 60:40。

1962 年之後，中國社群的人口分佈還是以客家人為大宗，其他規模較小的地區性組織，例如那些來自上海、山東、福建的社群開始消失，許多移民自願選擇搬回中國或遷往其他西方國家。

如同第一個中國移民楊達豪，許多移民都曾經是茶農和甘蔗園的工人。然而，在印度定居下來後，中國僑民兼營皮革、食品、洗衣、理髮、製鞋、造紙花、牙科，和雜貨交易。陳國威談到姚楠撰寫的印度中國移民評估報告。該報告至今仍然是一個評估四〇年代海外中國人的生活和情勢的重要來源，提供了關於中國社群內職業分配的詳細資訊。在加爾各答有 25% 的中國移民從事皮革和制革業，30% 製鞋業，20% 食品業，15% 木工，其餘 10% 在餐飲業。另一方面，在孟買的中國社群有 35% 是木匠、45% 是布商、10% 是技工，其他則從事不同的交易活動。⁸

⁸ 陳國威，〈1942 年前後印度華僑概況〉，《八桂僑刊》，第 2 期(2008 年)，頁 63-68。

這些職業的主要特點是，他們是根據各自的起源來區分。客家人支配制革和皮革工廠；廣東人則以木工和工程技巧聞名；湖北人傳統上善於剪紙藝術，後來從事牙科相關；山東人因他們的烹飪技藝和食物而著名。家鄉的起源不僅有助於塑造出中國僑民的專業，還使他們與同在印度的家鄉同胞保持緊密的社會和經濟連結。總體而言，大多數中國僑民都以參與工業和非商業活動為主，⁹也就是那些只需要勞動力、技術和商業頭腦，而不需要高教育水準的活動。

表二：印度中國移民的職業組成

職業	百分比	企業數目	家鄉起源
皮革和制革廠	28	207	來自廣東省梅縣的客家人
製鞋	20	140	來自廣東省梅縣的客家人
雜貨	10	20	廣東、山東、湖北
牙科	10		湖北
木匠/機械	10	20	廣東人
餐飲業	5	30	廣東人、江蘇、浙江
乾洗	5	20	上海人、江蘇、浙江
美髮業	4	20	廣東人
進口貿易	3	2	
其他	5		

資料來源：張秀明，〈被邊緣化的群體：印度華僑華人社會的變遷〉，《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四期（2008年），頁10。

1962年的衝突深深影響了中國社群從事的許多行業和職業。那些被拘留或驅逐出境的人失去了他們的財產和事業，不是被地方當局在此一片混亂的期間沒收，就是被貪婪的鄰居篡奪。這些最後被允許從拉賈斯坦邦的監獄返回住處的中國移民發現，他們早前所擁有的一切都已消失殆盡。什

⁹ 張秀明，前引註，頁9-10。

麼也沒有留下，他們只能無奈地重建生活。許多早期已經在加爾各答蓬勃發展的皮革企業也不得不從頭做起。慢慢地，很多人進入食品和餐飲業，使中國食品在印度的普及度大增。那些擁有好名聲和勤勞的人們是不會因為中印戰爭而被抹去，雖然緩慢，但肯定的是他們定能重建自己的專業和職業基礎。經濟上處於弱勢的家庭因為負擔不起孩子的教育費，只希望他們盡快投入勞動市場。接受基礎教育之後，大部分的年輕男孩不是投入家族企業，就是成為餐廳主廚或服務員。大多數的年輕女性在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選擇進入美髮美容業接受培訓，因為這一行並不需要高學歷。這一代的年輕人努力工作就是為了為自己和他們的孩子建立一個舒適的生活。

肆、文化教育、宗教信仰與社會地位

中國的語言學校，中國語文報刊和中國的社會組織和協會一直與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國社群保持聯繫。二十世紀上半葉在印度的中國僑民，情況也沒有什麼不同。這些學校，報紙和組織，不僅有助於強化民族認同和團結意識，對於已經生活在不同文化下的移民來說，他們也扮演了維繫華語、歷史和文化的重要角色。二十世紀中葉，出現了許多學校，俱樂部和報紙，例如忠義堂、中華俱樂部、梅光學校、中華學校和培梅學校、¹⁰印度中華報、中國概覽¹¹等，這些機構的資金來源幾乎都來自加爾各答當地的商人。他們之中有些人的資金，早期來自中國國民黨，後來則來自中國共產黨政府。

1962 年爆發的戰爭迫使許多中國的學校和報社關閉，特別是那些受到中國政府支持的機構。因為大部分的中國社交聚會都發生在這些機構，因

¹⁰ Xing Zhang, *Preserving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Education*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10), p.19.

¹¹ 楊保筠，〈《加爾各答的華人——孟加拉之虎》簡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 1 期(2001 年)，頁 67。

而遭到懷疑。一些教師和機構的編輯被視為間諜，有些甚至在戰爭爆發之前就被驅逐回中國。戰爭結束後不久，大多數在印度的中國人選擇避免與這些機構和協會有任何聯繫，以免被視為中國政府的間諜。學生入學率迅速下降，許多學校由於缺乏學生和資金支持而倒閉。

中國僑民即使在印度定居下來後，仍繼續遵守他們的傳統宗教信仰，像儒家、佛教、道教等民間信仰。他們在加爾各答及其周邊打造了幾個中國寺廟。事實上，這些寺廟成為社群之間社會、經濟和文化互動的核心，促使商業協會和教育機構的誕生。例如在加爾各答市中心保巴沙區（Bow Bazaar）的關公廟就是一個早期中國移民經常聚集的地方。隨著中國人口在印度紮根，越來越多人接受基督教信仰，而非當地的印度教。教會學校提供的免費教育和基督教會提供的物質利益吸引眾多中國人皈依基督教。目前有許多印度中國移民是基督徒，或者他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是基督徒。然而，有些中國移民仍然持續向傳統民間諸神祈求保佑，為維持他們與種族文化之間的聯繫而努力。也有一些生活在加爾各答及其周邊的客家人與其他的孟加拉人一樣是卡莉女神的信徒，在加爾各答的塔壩就有一個中國人的卡莉女神廟，每年的中國農曆新年都有大遊行。¹²

自從中國移民在印度定居開始，他們的社會地位大部分是經由與執政英國官員的互動來決定，這些官員尊重他們的工作技能和專業知識。不過，他們與大部分的上層種姓階級仍有著社會和文化上的隔閡。究其原因，是他們的飲食習慣和工作。因為中國人喜愛吃豬肉和並且從事被高種姓印度教徒認為是賤民從事的皮革業。因此他們的社會和文化只能被低種姓的印度教徒和其他人數較少的教派所接受，如穆斯林和基督徒。1962年中印戰爭結束後，中國移民不僅失去了他們的財產、事業和生活，同時也失去了他們在印度社會的地位。反中情緒在印度各地蔓延，此一時期直接改變了中國人的認知。大多數人必須承受直接和間接形式的屈辱。有些在

¹² Jayani Bonnerjee, "Neighbourhood, City, Diaspora: Identity and belonging for Calcutta Anglo-Indian and Chinese Communitie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2010), p.74.

印度公司或組織工作的人無由來的被解僱。其它正在求職的人，則因為他們是中國人而被拒絕。¹³人口數量和經濟地位的快速下滑加速了中國僑民在印度社會地位的下降。1980 年印度和中國之間的政治解凍有助於中國移民在印度社會地位的重建，然而，這個小眾社群仍在努力尋找自己在印度社會結構中的位置。接下來的兩章將進一步詳細討論這個議題。

伍、戰爭的影響

中印衝突只持續了一個月（在 1962 年的初冬），但它帶來的影響卻是深刻而持久的。毫無疑問的，它完全改變了未來數十年兩國之間在地緣政治上的平衡，但對生活在印度的中國社群也造成很深遠的影響。

中國社群的脆弱性其實在戰爭爆發前便已顯現。中印政治上的緊張情勢已經持續多年，反中國情緒也在印度持續上升。艾倫（Ellen Oxfeld）在他的著作「鮮血、汗水和麻將」中提到「.....1959 年和 1962 年間許多中國人（約 200 人）被驅逐回中國；被驅逐者包括在親共的中國報社任職的教師，和被認為是支持中國政府（中共）的商人和店家」。¹⁴在過去，中國人只關心自己的事業，並已普遍地融入當地社會，從來沒有因為他們的種族而遇到任何問題。但隨著政治局勢越來越緊張，從 1950 年代後期開始，反中國的熱潮席捲全國，中國人很快地成為敵對的焦點。其中一些曾經表現出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人，很快地就被懷疑可能是為中國共產黨政府從事間諜活動。

有 3000 個來自全國各地的中國人，被宣稱是中國「間諜」而草率地遭到逮捕並送往拉賈斯坦邦的德奧利監獄關押。這些所謂的「間諜」包括男人、婦女、兒童和甚至嬰幼兒。數個家庭無預警和原因地遭到逮捕，並

¹³ Ellen Oxfeld, *Blood, Sweat and Mahjong: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82.

¹⁴ *Ibid.*, p.81.

展開了漫長而艱苦的火車之旅前往拉賈斯坦邦，被關押在當地監獄。事實上，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是在 1962 年戰爭結束後才遭到逮捕，監禁數個月。在德奧利陣營的被拘留者則在 5 年間慢慢地被釋放。這些人即使從營地被釋放也不意味著就能回到正常的生活。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被釋放的條件是要立即返回中國。其他人雖然沒有被迫遣返，但卻發現他們的工作或事業早已完全摧毀或遭到接管。他們發現，一股敵視和迫害的氣氛到處瀰漫，不利於他們在印度繼續生活。因此有些人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自願回到中國。1962 年戰爭後，中國社群所面臨的經濟困境、社會和心理上的影響不容忽視。戰後的氣氛似乎已經控制了中國社群在印度的生活。他們主動選擇避免進行任何可能招來媒體或印度政府關注的活動。在 1962 年戰爭後的幾十年中，他們幾乎要被人遺忘，才能再度回到和平與寧靜的生活。那些無法讓自己消失在緊張政治氣氛中的人則緩慢地遷移到西方。中國移民的數量從六〇年代的 30,000 人萎縮到現在僅剩數千人。

陸、現狀和認同感

在中文裡一直以來都用「華僑」來形容海外的中國人，這實際上給予海外的中國社群一種「寄居」感。中國的移民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在全球旅行就是為了尋找一個更好的經濟生活，但他們總是留有一種總有一天還是希望返回家園的感覺。王賡武清楚地表達「.....我作為一個中國寄居者、一個華僑，一個暫時居住在海外的人。如果情況允許的話，像我這樣的人一定會以回到中國為優先考量.....。」¹⁵早期的定居者，甚至那些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才來到印度的人也有這同樣的看法。他們在印度生活和工作了幾十年，有些人甚至一輩子都在這裡，但總覺得他們仍打算回去中國。他們離群索居，遠離印度主流社會和文化。他們與當地社會的差異不僅在身體

¹⁵ Jianli Huang,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Migration and Chinese Overseas: The Contribution of Wang Gungwu,"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Vol.6, No.1(2010), p.2.

特徵，還包括他們不曾改變的生活方式、飲食習慣和行為。

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認為，認同並非一成不變或絕對的既定事實，而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或永遠無法完成的「作品」。¹⁶對中國人來說，印度在 1962 年後的改變與前幾代完全不同。當他們面對究竟要留在印度或回去中國這個艱難的決定時，很多僑民終於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印度已經是他們永遠的家，他們不想離開。他們之中大多數出生在印度，中國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一個陌生的國度。

過去五十年來，中國社群在印度的成長已經因為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的政治事件而受到阻礙。中國社群在社會和經濟地位的向上流動已不亞於其他的印度社群，使其對於人生的目標抱持的態度和認知產生變化。早些時候，這些社群主要藉由努力的工作獲得相稱的生活，而不渴望社會地位或高等教育。這種看法已經隨著時間及其與印度社會的融合而改變。很多年輕人擁有良好的教育、穩定的經濟能力，並得到更多的就業機會。

在認同議題上，中國僑民心中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複雜性和模糊性。當他們被問及究竟屬於印度或中國時，年輕一代大多認為他們擁有雙重身份。他們大部分的時間都生活在印度，但他們仍然無法否認他們在某些基本的層面上仍有著中國的傳統。但當被問及這個問題時，大多數的人仍覺得自己屬於印度更多一些。因為他們不說中文、也不了解中國文化，所以無法感覺到與中國的聯繫。相反的，由於對印度語言和文化的熟悉，使其對印度的親切感越發強烈。當然，他們的身體特徵仍有別於當地人，有時也被視為外國人，但這些例子畢竟是少數。

這種緩慢的文化適應和同化過程是顯而易見的，但他們受到兩股文化的拉扯也是事實且不容忽視的。尤其表現在飲食習慣、語言、穿著習慣的改變、職業的多樣性、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最後，但也最重要的婚姻。

¹⁶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http://www.unipa.it/~michele.cometa/hall_cultural_identity.pdf

直到幾年前，大多數華裔印度人一般不吃辛辣的印度菜，或至少沒有公開宣稱他們能吃。喜愛印度食品遭到鄙視並且被視為一種數典忘祖的行為。但這種趨勢似乎已經隨著時間產生變化。這一代的華裔印度人已經能夠坦率地宣稱自己對辛辣印度食物的熱愛，許多家庭定期在家裡煮印度菜。事實上，印度和中國的菜餚已經在某些地方發生演變和欣欣向榮，例如：加拿大，一個大量中國印度人居住的地方，象徵著這兩種文化的緊密結合。

中國新年的慶祝活動主要是發「紅包」和烹飪特定的菜餚。¹⁷但中國的新年有時甚至被忽略而被認為只是另一個工作日，並不會引起太多的關注。在加爾各答，仍然有許多當地的中國人非常熱烈的慶祝節日，很多親友也都會在這段期間回到這裡。許多已經移民到西方國家幾十年的華裔印度人，也會為了這個節日返回加爾各答。至於年輕一代只能透過某些為了重要時刻準備的特殊食物來辨別重要的節日，卻不瞭解背後的傳統。語言一身為另一個文化認同的標誌，同樣也失去了對當地社群的吸引力。由於沒有中國的語言學校，所有的孩子在主流學校接受教育並對書寫語言沒有把握。最後僅剩下口語。但口語也正在慢慢凋零，因為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世代只說英語和印度語。

如前所述，教育從來不在印度中國移民目標清單的優先順位。這也限縮了他們就業機會。作為一個社群，他們過去相當滿意從事於皮革、食品和理髮業，這些行業只需要努力工作就能帶來豐厚的利潤，而不需要高水準的正規教育。但隨著時間更加融入當地的生活，對人生目標的期望也越來越同質化。中國社群已經認同良好的教育是獲得更好的經濟生活的方式。年輕一代對工作的前景比他們的父母更加宏遠。他們不再被束縛於皮革、製鞋、食品和理髮等傳統的「中國職業」。

最後一個同化過程中的障礙是中國移民與印度人的通婚。儘管許多早期的中國定居者會與東北當地的婦女通婚，但大多數華裔印度人仍對與印

¹⁷ 紅包：在中國和其他亞洲社會，每逢節日或特殊場合，如生日、婚禮、嬰兒的生日或畢業時，會將錢放在紅色的信封袋或袋子裡當作禮物。

度人結婚的想法感到排斥。在大城市裡，中國人和印度人通婚是非常罕見的。近年來這種現象也出現了一些緩慢但顯著的變化。因為與當地社群的互動增加，以及中國社群內選擇較少，越來越多年輕人與印度人結婚。

柒、結論

中印戰爭爆發後的 50 年，印度的中國僑民仍然或多或少被印度和中國社會邊緣化。隨著中國食品（特別是炒麵）已經成為印度菜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印度中國人帶來的文化影響，已經悄悄地在印度各地被看到和感受到。中國人在皮革業（尤其是在加爾各答的塔霸區）、美髮和牙科的專業在印度是眾所周知的。儘管如此，印度的中國社群從未獲得來自印度或中國政府的重視。近年來中國對於如何與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國人交往也開始採取積極的政策，尤其是東南亞的移民對中國有大量的投資，因此需要保持他們與出生地的文化連繫。¹⁸然而，印度的中國移民仍然遭到忽略，最主要的原因是數量和低經濟實力。但在這個全球化和跨國經濟的時代，無論他們的人數多寡，海外社群的作用是不容質疑的，不僅是經濟實力的象徵，同時也是軟實力的途徑。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是印度中國移民的文化認同。不幸的是，大多數住在印度的中國人對中國的瞭解仍非常有限。大多數人所知道的中國，只侷限在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的印象，描述的是一個已經幾乎不存在的中國，以及他們對過去 50 年裡發生在中國的政治文化和經濟變化，幾乎都是無關緊要的。這可以再次歸因於中國僑民在 1962 年以後的悲慘經驗，也就是他們必須與中國保持距離，避免再度面臨印度當局的壓迫。年輕一代在印度長大，感受不到他們與種族的情感或文化連結。他們大多數不會說

¹⁸ Gungwu Wang, "Greater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China Quarterly*, No.136 (1993), pp.926-948.

中國話，在加爾各答剩下不到兩個或三個中國學校。¹⁹

為了讓中國僑民在印度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社群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需要得到當地政府和母國的政治和社會認可。儘管他們大多持有印度國籍，但這種因為印度和中國之間的政治緊張局勢導致的不安全感仍然徘徊在他們的腦海中，只能透過不斷地向他們保證他們是印度人，不會因為邊界的敵對行動升級而被猜疑來消除他們的疑慮。除此之外，他們本身也需主動地融入印度社會。良好的教育和經濟實力將賦予他們自信，在印度建立更美好的生活，同時保留其獨特的個人認同。

（譯者：陳宛郁）

¹⁹ 張秀明，前引註，頁 10-11。